

2015年

当代

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
排行榜

中篇小说卷



2015 年当代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排行榜

中篇小说卷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中篇小说卷 /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9

ISBN 978-7-5142-1457-4

I. ① 2… II. ① 北… III. ①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8939号

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中篇小说卷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出 版 人: 赵鹏飞

总 策 划: 尚振山 曹振中

责任编辑: 肖贵平 罗佐欧

责任校对: 岳智勇

责任印制: 孙晶莹

责任设计: 侯 铮

排版设计: 麒麟传媒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printhome.com www.keyin.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345千字

印 张: 7.5

印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I S B N : 978-7-5142-1457-4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2015 年中国当代文学 最新作品排行榜

【中篇小说】：《翻案》作者：蒋 峰

《三只虫草》作者：阿 来

《地球之眼》作者：石一枫

《狐步杀》作者：张 欣

《收山》作者：常小琥

【短篇小说】：《金刚四拿》作者：田 耳

《你没事吧》作者：杨少衡

《某年某月某先生》作者：东 君

《俗世奇人新篇》作者：冯骥才

《仇仇》作者：王 蒙

【报告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

《“乌坎事件”调查》作者：朱晓军

《根据地》作者：李延国 李庆华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作者：弋舟

《重症监护室——ICU手记》作者：周芳

【散文随笔】：《费家营》作者：雷达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作者：余秋雨

《父亲的荣与辱》作者：梁晓声

《落花时节读旧笺》作者：韩少功

《一个人的国际共运史》作者：冯艺

北京文学月刊社

前 言

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文化产品琳琅满目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化读物，如何大浪淘沙、撷取精华，让终日忙碌的读者在日益快节奏的生活中节省时间，阅读到全国报刊发表的海量文学作品中的精品力作，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读者的共同愿望。

由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起倡导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而且成为迄今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文学排行榜。这个排行榜的宗旨，是把一定时间段里中国大陆报刊发表的最新文学作品，择优荟萃，奉献给广大文学读者，以此倡导一

种文学精神，一种精品意识，一种经典情怀，一种坚持不懈的美学追求，为经久不息的文学之光奉献出我们的微热。

这个排行榜始于1997年，2007年之前每半年一评，之后一年一评。评选对象为中国大陆文学期刊每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入选作品必须是艺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结合。面对每年汗牛充栋的作品，面对读者挑剔的眼光和热切的期盼，面对文学的责任与担当，评选过程中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努力把视野拓展至众多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尽最大努力披沙拣金，追求排行榜的最大覆盖性和最优代表性，力避遗珠之憾。与此同时，我们还邀请全国多家知名文学选刊和文学界的部分专家推荐候选作品。评选时我们不唯名气，只重质量，所有作者一视同仁，严格筛选，多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由《北京文学》编辑部组织编辑和专家在认真审读和讨论之后投票选出。我们希望通过广泛、扎实、认真的遴选工作，为同时代的读者送上健康、清新、隽永和深邃的文学阅读，同时也为中国大陆每年的文学创作立一存照。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见证中国大陆文学发展的一个窗口，作为每年一度大规模的文学检阅，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的上榜作品，基本代表了每年度中国文学创作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这4种体裁中最高的创作水平，是广大读者值得信赖的文学阅读参考篇目。

北京文学月刊社

目 录

中篇小说	《翻案》作者：蒋 峰	1
	《三只虫草》作者：阿 来	128
	《地球之眼》作者：石一枫（存目）	
	《狐步杀》作者：张 欣（存目）	
	《收山》作者：常小琥（存目）	

翻 案 | 蒋 峰 |

原载《长江文艺》2015年第6期

1

主编说，要珍惜，詹周氏快 90 岁了，我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媒体人。这算激励还是抚慰？没有任何意义。我估计连主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采访她，无非是在哪里翻档案，看到了民国三大奇案，发现这三个案子，百十来号人，好像就詹周氏还活着。盯着民国时期的影映照她突发奇想，如果这周末把我派过去，拍一张她 90 岁的样子，彩色数码的，贴在她 30 岁的黑白照片旁边，一定很有趣。

可是这对我很无趣，上海到大丰农场来回 600 公

里，主编只批我 500 块经费，况且两地不通火车，早上一班从人民广场出发的大巴，晃悠到下午才到，晚上就要从那边再折回来。主编提醒我，千万别误点，那就是个农场，可能连招待所都没有。

用不着她提醒，还没出发我就急着赶回程车了。坐上大巴我便开始睡觉，睡到睡不着的时候，我翻出民国三大案，试着做点功课。但我很快就被另两个奇案吸引了，回头再翻翻詹周氏的案子，到底奇在哪儿呢？也许是生命力，我望着窗外想，大家一不留神，就让最初的那个人活到了最后。

大巴 12 点多才到，下了车照着地址坐两站区间公交。好像农场都这样，街名地名都是按数字排的，5 号门 47 街区 518 栋 3 楼 36 中门，不在这儿待个十年八年，肯定搞不清楚 5 号门和 6 号门有什么不一样。

站在门前，我弄平衣领才按门铃，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问我找谁。我说詹周氏。

“没姓詹的，”她说，“找错了。”

是弄错了？我下楼给主编打电话，我说詹周氏原名叫什么？

“不是詹周氏吗？”她说。

“那是民国的叫法，她嫁给了一个姓詹的，所以叫詹周氏。现在早不这么叫了，她原名叫什么？”

“让我想想，”电话那边停顿了一阵，思考过后她告诉我，“她应该姓周。”

“对的，”我也不知道说她什么好，干脆像她一样停顿一会儿，“还有吗？”

“还不够吗，你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还不够吗？”

她说了两遍还不够吗，那一定是够了。可是再上楼还是不对。还是中年女人开的门，我说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她摇头，警惕地盯着我，好像我成了一个专门搜集老太太的变态。就在她怀疑的时刻，我又问了一句蠢话，我说：“那你们家有老太太吗？”

这次连头都没摇，直接把我关在门外。下楼再跟主编确认，这回是确认地址，没问题，5，47，518，3，36，这五个数一个都没错。说着说着她突然转换话题，让我拍张照片给她。

“我怀疑你就在上海，根本没去。”

“我在这里。”

“那你就把詹周氏找到，她就在36中门。”

我重新上楼，再次敲开门，这次没再打听，直接

拿出黑白影印照给她看。“你母亲今年 87 岁，这是你母亲 30 岁的样子。”

她有些犹豫，端详了半天，没理会我，转身冲房间说：“妈，外面有个人，好像是找你的。”

她让我等，但依然把我关在门外，门再开启，是一个拄拐的老人站在门边。她用普通话问我是找她吗。我一时慌神，脑子里将她此时的样子和照片对不上号。除了衰老，她过于瘦小了，看起来一米五出头，也就七十来斤。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算，她现在弓着身子一米五，六十年前她风华正茂时该有多高。她又问我一遍，我从哪里来，是不是找她。

我需要确认一下：“您是詹周氏吗？”

我没想到她反应如此巨大，好像封存已久的不堪被我一下子揭开了。看她瞪着眼睛，嘴唇发抖，弄得我还有些愧疚。我冲她微微点头表示歉意。平复过后，她说起了上海话，问我是不是上海来的。她的上海话有种很奇怪的腔调，像老酒陈酿，弄得我一时接不住，只是点点头。她邀请我进门，坐在沙发上我明白了，这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话，她五十多年前就离开上海，没回去过，不知道上海人现在怎么讲话。不堪可以封

存半世纪，她把上海话也封存在大丰农场，难得拿出来讲一回。

她女儿听说我是从老家来的，一改之前的冷漠，洗净水果端上来，要我留下来吃晚饭，她把兄弟姐妹都叫过来聚一聚。

“他们都在农场吗？”

“是啊，都住得不远。”

确实不远，不出 20 分钟，就进来七八个拎着鸡鸭鱼肉的中年男女。我脑子里瞬间冒出一个画面，这些接到消息的儿女们，一个个撂下电话，就从 1 号门 2 号门 3 号门走出来。这令我有些无措，我说还要赶晚班车，不能等晚饭了。

“那我们一会儿就吃。”她的某个儿子说，之后冲着厨房喊，“别做菜了！吃火锅，有什么下什么！”

好一阵詹周氏没说话，倚在沙发一边端详我，似乎怀疑我是哪个故人的孩子。我把名片递过去。她不识字，她女儿接过来读给她，大声说人家是《泰来报》的记者。

我补充道：“我们报社 20 世纪 40 年代报道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什么事情？”她女儿问。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还好菜摆上桌了，大家陆续围着炭火锅坐下来。他们向我敬酒，我推辞说不能喝，他们说就这一杯，多了不劝。但这一杯也喝得我有点难受，脸上热腾腾的。他们套话问詹周氏年轻时怎么了，这么多年还要来采访？我不方便说，他们就问问题，让我回答是或否。有名吗？轰动吗？全上海人都认识她？这些我都点头，答案显而易见，原来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明星，十里洋场的交际花。我这次没点头，但也没忍心摇头。我想象，如果我说出真相，此情此景会是什么样？你们都别兴奋了，你们的母亲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没演过任何戏，之所以六十年之后还有人采访她，是因为她年轻时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女杀人犯。

我当然没法说，我只要求给老太太拍张照片存档。有两个男的放下筷子，在老太太身后铺上背景墙。我数一二三，按下快门的时候感觉不对劲。我说放轻松点，再拍一张。这次没数数，抓拍了几张自然点的。工作完成，有人建议我拍张全家福，还有几个孩子在外地，不过这回有几个算几个。我连拍两张，镜头里

面的每个人都笑得过于幸福。看着小片我都有点拿不准，这些人真的会是一个女杀人犯生育的吗？

四点半左右我要告辞了，老太太说送送我。年纪大了，平常她几天都不下楼的。大家明白母亲的心思，是想单独跟我聊聊。于是陆续都找些理由要走，什么接孩子放学，去市场买菜，去农场上夜班。就连住在她身边的那个女儿，也在屋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房间瞬间只剩下我们俩。她先对我说谢谢，我没有戳穿她。我说应该的，不管你过去干了什么，该判的刑也判了，该坐的牢也坐了，到安享晚年的年纪了。她没接话，仅仅凝视着我，忽然问我是不是警察。

“是不是我的案子翻了？”

“怎么翻？”我问。

“你们查到别的了？”

“不知道，我不是警察，我就是一名记者，被主编派过来给你拍张照片，甚至都不写稿子，不发报纸。”

她不明白，那表情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骗她。我转话题问她，您儿女真多，儿孙满堂。

“都是收养的，”她说，“我不管，他们就饿死了。”

怪不得他们都笑得过于幸福，原来这些幸福都是捡来的。我奇怪她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孩子。她说出狱后她在幼儿园工作，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把孩子们带进幼儿园蹭吃蹭喝就行了。

似乎不这么容易，孩子们小学怎么办，中学怎么办？总之她熬过来了。差不多五点一刻，我说我得走了，要赶回上海的大巴。她依然疑惑，问我，没什么要问的了吗？

“没有了，我没准备什么问题。”

“你不是记者，”她摇头，“记者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来拍张照，我连你的案子，还是来时在大巴上才读到。”

“你不是记者。”她嘀咕着。

好吧，我问一个：“你叫詹周氏，为什么解放后不姓周？”

“我恢复原姓了。”

“那以前姓周？”

“我也是孤儿，被周家收养的。”她说说着说着眼睛发亮，“詹云影也是，只不过他来的时候十几岁了，就不改名了。”